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四回 英雄店劉士英行竊 碧霞山勝三爺遭殃

話說勝翁與鐵天勝分賓主落座，保鏢的是晚輩，打橫一坐，伙計給打洗臉水沏茶。擦完了臉，喝著茶，勝翁向保鏢的說道：「你的鏢旗哪裡去了？」保鏢的答道：「在前站下船，我師兄告訴我，到杭州不要喊鏢，喊鏢恐怕出差錯，我將鏢旗藏在車裡啦。」勝翁說道：「你太傲性啦，你師傅的鏢旗鎮九江屠，誰人不知？也不是淨以武力對待，每年你知道有多大的應酬？誰也不好意思劫鏢。」勝翁又問道：「你家裡大概是富戶吧？」

王九齡答道：「小姪男家裡有十幾頃水田，一二十餘頃旱田。」

勝翁聞聽，微微一笑，又說道：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以後你要多加小心。你沒有鏢旗，誰看見也不容你過去。你不聞年年防歉，夜夜防賊？每逢鏢人店的時候，夜間必須親身察看馱子，為的是防備小賊。你要是一傲性，就許將鏢多少丟點。比如綢緞鏢，夜間有人給你偷出兩疋去，到當地交貨的時候，客人一看少了兩疋綢緞，人家若將此事傳揚出去，多不好聽啊。」

王九齡聞聽此言，連聲答道：「是是是，從今後當以小心。」爺兒三個又說了一會閒話，勝翁又叫道：「王賢姪，你與客人一同用飯去吧，我與你鐵師叔還有事呢。」王九齡與勝翁、鐵天勝行禮告辭。勝翁叫道：「鐵賢弟！你在家中納福了，天下英雄會，給你下請帖，你都未能一去。」鐵天勝聞聽，打了一個唉聲，叫道：「三哥，提起此事，小弟實在灰心。皆因當時二弟病重，看看要死，兄弟情腸，我如何便拋下他而去？那知道幾天的工夫，他就逝世去了。」勝翁聞聽，心中暗道：「我錯怪鐵賢弟啦。」

勝翁遂問道：「發引了沒有？」鐵天勝道：「現在後花園停靈，擬定明年出殯。」勝翁說道：「今日天氣已晚，明天叫伙計領著我，我買一份冥禮，靈前弔祭。」哥倆喝著酒談話，勝翁說道：「鐵賢弟，你我挨肩擦背，已有二十餘年，我深知道你的性情驕傲，對於守節的弟婦跟前，你可多要盡心。」鐵天勝答道：「勝三哥不用您囑咐，我絕不能待錯了。自從您二弟棄世，我就將家務俱都交給弟婦管理，不叫您的弟妹當家。我那弟婦娘家乃是書香門第，我也曾對他說過：弟婦你願意在家住，願意住娘家，來往隨便。絕不敢待錯。」勝翁問道：「二弟婦娘家何如人也？」鐵天勝道：「江蘇省羅家嶺，姓羅，乃是唐時羅成的後人。二弟婦的胞弟名叫羅文，人稱鐵掌崑崙，表字興龍，此人上山擒猛虎，下海捉蛟龍，橫推八匹馬，拽倒九隻牛，兩膀一晃有千斤膂力，日行千里，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國，要求取功名，武狀元猶如探囊取物。此人久讀律例，有一日他觀閒書，看到他先祖的故事，他知道自古忠臣難免喪身疆場，因此不求功名富貴，隱居不仕，常自比徐達，習學漁樵耕讀，看破塵世，故此人稱為隱士，那是咱弟婦的胞弟。」勝翁說道：「我耳聞有這位，未曾見過，倘久後有機緣的時候，你給我介紹介紹。」弟兄二人正在談話之際，有一老者打著白紙燈籠，掀簾籠而入，叫道：「老當家的，二太太娘家來人弔祭。」鐵天勝叫道：「老管家，你來見見，這是我勝三哥。」老人家拜見了勝翁，鐵天勝道：「你告訴內宅待客，就提我與勝三哥說話呢。」勝翁說道：「你陪著我說什麼話？你先招待客去，明天我叫店伙計領著我，我再去弔祭。」鐵天勝不敢違背，站起身軀，跟著老管家奔內宅而去，叫道：「伙計！這是我勝三哥，好好照應。」

店主人主僕走後，勝翁自己獨坐，勝翁正在喝著茶，聽櫃房有人喊道：「將他推出去，若不看你少眼無目，非打你不可。」

勝翁聞聽，由上房裡出來，心中暗道：「這是吵店子，淨打架。」

勝翁來到櫃房一看，三四個伙計向外推一位無目先生，身穿舊藍布大褂，二目之中一點黑眼珠也沒有，窄板鞋麻梗線串綁著，手中持著明杖。勝翁說道：「你們快放手，你們要將他推倒摔著怎麼辦？」伙計不敢違背，放開瞎子。勝翁過去，扶住無目先生的明杖，就聽無目人問道：「你是這店掌櫃的？」勝翁答道：「非也，我也是住店的。」瞎者說道：「他們這個店太惡哪，打死人白打嗎？他們要將我打死，得給我買一口棺材。」

勝翁說道：「老先生，我雖然是住店的，我與店主人有個認識，回頭我必叫您順氣。」勝翁拉著瞎子的明杖，進了東跨院上房。

勝翁問道：「老先生貴姓啊？」瞎子說道：「我姓劉啊。」勝翁將瞎子拉到茶几旁邊，讓瞎子落下座，勝翁給瞎子滿了一杯茶。瞎子問道：「您貴姓啊？」勝翁說道：「我姓勝啊。」瞎子說道：「人要是倒了運，喝涼水都塞牙。三天沒開張啦，今晚半天走到錢塘下關，有一個老太太叫我算卦，我們有公價，二十四文一卦，算完了卦給了二十三文，借了兩家都沒借著那一文。老太太說道：『短一文吧，下回算卦再找補吧。』我也沒法子，短一文就短一文吧。三天沒吃飯啦，賺了這麼一分卦禮，還不夠。我打算吃點什麼，好容易打聽到店裡，我方才進了店，他們這群伙計不答理我。我說掌櫃的給我來一個熱湯面吧，他們是成心，半天的工夫，將面端來道：『面得啦。』我拿筷子一挑，一碗麵只有十來根。沒法子，墊墊餓吧，吃完了飯，我問掌櫃的：『你這碗麵多少錢哪？』他們說：『二十四文。』我腰裡只有二十文，我說：『欠你們一文，明天再還，今天我還要住店，也等明天作買賣回來給錢。』他們不說買賣話，他們說：『等蓋好了房子你再住吧。』我跟他們一分辯，他們一堆打我一個人，叫他打死我，我倒有了棺材錢啦。」勝翁說道：「老先生還沒吃飯呢？」瞎子說道：「三天沒吃飯啦。」

勝翁說道：「老先生，四海之內，皆為兄弟。我今天交你一個朋友，咱哥倆在一塊吃一塊住。明天您走的時候，我再給您十兩八兩的，您換一換衣服，理一理髮，再做買賣就該開張啦。老先生你看看我，鬍子都白啦，你是兄弟，我老哥哥說的這話對不對？」瞎子一翻白眼珠，似要哭的樣子，遂說道：「勝大爺子，你管我一頓飯，我至死不忘大德。」勝翁說道：「先生言之太重了。」勝翁遂叫伙計，問道：「你們是什麼飯現成？」

伙計答道：「大餅大面清燉牛肉，都是現成的。」勝翁說道：「給我來兩碗清燉牛肉，二斤大餅，再配一碗湯。先生喝酒不喝？」瞎子說道：「不會喝酒，一聞酒味，腦袋就痛。」店小說道：「這回瞎子可蒙著啦。」勝翁說道：「不許胡說，快去預備。」瞎子說道：「若不是勝老爺子給我吃，設是我買，這些伙計還許不賣呢。」跑堂的到灶上叫大師傅給盛了兩碗牛肉：「要精緻點，別叫勝三爺挑眼。」

工夫不大，俱都端上房，擺上小菜。勝翁心中思索：這位先生也有五十多歲啦，只為無錢，這樣狼狽。勝翁不由得可憐瞎子，將瞎子讓在正座，瞎子說道：「勝老爺子你也吃呀。」

勝翁說道：「四海之內皆為兄弟，咱是弟兄，你不要客氣，我才吃完了飯，你請吃吧。」瞎子拿起餅來，打了一個卷，一口一個月牙，香甜美味，吃了一個不亦樂乎。勝翁看著，心中暗道：「這個先生吃得太多了。」勝翁見瞎子吃完了，又問他：「吃飽了沒有？」瞎子說道：「吃多啦，你別讓啦。」跑堂的打過漱口水，瞎子說道：「不漱口，一漱口，香味就沒有啦。」

勝翁與跑堂的俱都暗笑。勝翁將瞎子讓到茶几旁，又給滿了一碗茶。瞎子說道：「勝老爺子，這個人要老了也就不值錢啦，我年輕的時候，算一天卦，到店裡還要消遣消遣。現在不行了，吃飽了就不愛動彈了，我坐不住啦。」勝翁說道：「西暗間有一張大板牀，咱們哥倆足夠睡的。」瞎子說道：「你不嫌我髒啊？」勝翁說道：「這是哪裡話來，何髒到之有？」勝翁拉著明杖，將瞎子領到西暗間。列位，勝翁是何等身份？居然能服侍要飯的，可見勝翁愛老憐貧。

瞎子到了西暗間，貼西板牆向牀上一坐，直打哈欠。勝翁說道：「老先生你困啦，就歇著吧。」瞎子一翻白眼，說道：「勝老爺子，年年防荒，夜夜防賊，你將門關上點，我這錢袋裡有一個破托肩的大褂別丟了。」勝翁心中暗笑，遂插上門。瞎子又說道：「你用凳子頂上點。」勝翁說道：「好好。」又拿起凳子將門頂上。瞎子脫了破鞋躺下，工夫不大，打呼嚕，說睡語咬牙。勝翁此時也覺勞乏，摘下鴨尾巾，脫了衣服，一切物件俱都包好，勝翁是體面人，每逢住店，夜間出恭，必要出去，青緞靴子未脫。勝翁方才躺下，就聽瞎子打著呼嚕說睡語，口中說道：「大奶奶，你這個少爺是火命，少奶奶是水命，卦書上有雲，水火不相容，夫妻

難久長，不獨兒女少，縱然不死也離鄉。老太太你老人家給我五百錢卦禮，我到店裡，夜靜更深，我請七十盞紅燈花，我給少爺少奶奶祭祭星。」勝爺嘆一樂，心中暗道：「真是瞎子口，無量門。他到店裡買大面吃，給誰祭星啊？」勝爺也覺一時困倦，可就睡著啦。

正在睡夢中，聽窗戶叭叭叭三聲響，將勝爺驚醒。坐起來一看窗戶，就是三道立閃。勝爺心中暗道：「大概陰天啦，打閃呢。」勝爺又從破窗窟窿向外一看，滿天星斗，並未陰天。

又一看屋中蠟燈已滅，也聽不見算卦先生呼聲。勝爺叫道：「先生。」叫之不答，呼之不應。勝爺以為是瞎子出去解手去啦，將燈撲滅了，然後又用手一摸，果然不見瞎子。勝爺來到外間屋一看，外間屋燈也滅啦，伸手一摸門門，並未挪動。再摸東暗間屋門，倒扣著呢。勝爺一想，忘了與店中要火種了，遂取小包袱取火折，到西暗間一摸小包袱，蹤跡不見。勝爺心中說道：「我進店之時，看見外屋茶桌底下有火紙。」勝爺伸手摸著火紙、火石、火鏢，打著了火，將裡外間蠟燭俱都點著，裡外間一照，仍不見瞎子。勝爺心中明白，所有一切東西，俱被瞎子盜去了。慢說是我住我盟弟之店，就是住別人的店，我也不能聲張，十三省總鏢頭，被瞎子給將東西偷走啦。勝爺思索之下，三飄銀髯，自言自語說道：「我這條老命必要傷在杭州。」勝爺用蠟燭又仔細一照，一看外屋門橫楣之上，窗戶有一扇半掩著，勝爺又低頭一看頂門的小幾凳，有腳踩的印子。

列位，這是誠心叫勝爺知道，要不然一點痕跡也不會留。勝爺將幾凳搬開，開門出去，來到院中四外觀看，並無有影兒。

又縱上房去觀看，就是東廂房上有一條黑影，勝爺心中歡喜說道：「只要我看見你的影兒，你就跑不了。我若不將刀鏢等物追回，我怎見鏢行眾位？」勝爺遂追趕賊人，勝爺後邊追，那人前面跑。出離錢塘關六十餘里，那人只相隔勝爺一箭之遠。

勝爺緊迫，那人緊跑；勝爺慢追，那人慢跑；勝爺不追，那人在前面等著。又追出三十餘里，眼前一座峻嶺高峰，眼看著此人上了山坡，勝爺隨後也追上山坡，上了山坡向北去。一望俱是平坦之地，有幾個平台，又向正北半里之遙，山坡下白水滔滔。老英雄追到水邊上，勝爺說道：「你還上哪裡跑？」此時天色大亮，那人一回頭，勝爺觀看此人，眼珠黑白分明，精神異常，背後背著勝爺的小包裹，並未拿明杖。那人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你摸摸你項上的六陽魁首還有嗎？」勝爺問道：「足下何等人也？」那人道：「行不更名，我在店裡不是跟你說過嗎？我姓劉名叫士英，人稱別號閉眼神佛。勝老達官，你追的五個人犯，俱在此山，這座山叫雙鬆嶺碧霞山，我父子佔據此山。我救的是閔老寨主與少寨主，老寨主是我之姐夫，少寨主是我之外甥，我並不是救三鼠，皆因那時屋中黑暗沉沉，無有燈光，我一慌忙，將三鼠的綁繩先解開啦，這才將他三人救走，然後又將眾人接到碧霞山。我們大家在一塊兒吃酒談心，我對他們說了一句大話：「若我將勝英置之死地，易如反掌。」他們大家苦苦哀求，非教我給他們報仇不可，逼得我沒有法子啦，所以我才夠奔店裡刺殺你。皆因你有行俠作義之風，並桌上牀下伺候我，你真是仁人君子，我將刀亮出了三次，我沒肯殺你。勝老達官，你將珍珠燈已經盜回，差事交官，面子已足，我給你幾十兩銀子盤費，請回貴鏢局吧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劉寨主，你將我東西原物交回，我還要那五個差事。」劉士英說道：「勝老達官，我擺一個陣，你要破了此陣，我就將刀鏢原物歸還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你擺陣我看吧。」劉士英轉身奔西南而去，勝爺後面跟隨，眼前一道大寨子牆，劉士英一吹呼哨，出來幾名嘍卒，齊聲說道：「寨主回來了。」劉士英說道：「勝老達官在外稍候片刻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好好好，請你快出來。」勝爺觀看，由打裡面出來六十名嘍卒長箭手，又出來六十名嘍卒剗刀手，又出來六十名撓鉤手，共合三六一百八十名，俱是精明強幹，相貌堂堂，東西排班而立。又有四名少年的英雄，勝爺一看這四位，都是手擎雞爪鏢，耀眼光芒，這四位少寨主乃是劉士英四位少爺。大少寨主劉金祥，年在二十六歲；二少寨主劉銀祥，二十三歲；三少寨主劉福祥二十一歲；四少寨主劉祿祥十八九歲，俱是方面大耳，五官端正。後面又有二人並肩，林士佩在左，閔德潤在右。大少寨主閔德潤穿一身青，給他娘穿孝，手中拿著一條金鼎秋龍擗，這條擗比他本身那條擗輕一點。林士佩手執狼牙鑽。再向後看，左有閔士瓊，懷抱提鹿雙槍；右有閉眼神佛劉士英，藍雲緞壯帽，藍綢子短靠，十字紮上橫插十三節點穴槍，插在皮囊裡耀眼光芒。劉士英說道：「勝老者，你獨自一人，焉能打得出去碧霞山呢？」劉士英又道：「你是孤掌難鳴。林寨主能戰你百十個回合不能？閔大少寨主也能戰百十個回合吧？您能出得去此山嗎？看我與姐夫二人能戰您百十回合不能？我那四個犬子也能戰您百十回合。勝達官你再向後看看。勝爺一看，後面老道七星真人、張德壽、柳玉春、崔通，俱都抱著應手的兵器，有不可一世之概，本山的三十多位寨主，也都儀表不俗。劉士英又說道：「勝老者，你還沒有兵器呢，我贏了你也不高明。」劉士英回頭叫嘍卒：「將各路的兵刃架子抬來！」工夫不見甚大，眾嘍卒抬來了十八樣長兵器，十八樣短兵器，二十四路外武兵器，十八樣大兵器，刀槍劍戟斧鉞鉤叉，十八樣暗兵器。又有許多鏢練棍棒，蠟桿子，都是加重的分量。二十四路外武兵器，帶鉤的，帶尖的，帶刃的，帶鎖的，帶環的，帶套的，帶翅的，帶絨繩的。六十樣兵刃擺在西南。劉士英說道：「您自己挑一樣用吧，您的刀、鏢、甩頭沒有啦。」勝爺一伏腰，劉士英說道：「長箭手，撓鉤手，可不許暗算勝老達官。如有暗算者，不論是誰，以軍法從事。」勝爺走到大兵器架子前，拿起一把樸刀。勝爺提刀在手，此刀利刃鋒利，雖不如自己的魚鱗紫金刀，殺人如同削瓜切菜一般。老英雄提著刀轉身歸還正北。他們山上的人圍著三面東、西、南，勝爺故此在正北方。勝爺將刀放在山坡之上，將白髮挽好，勒十字紮，繡英雄帶，登了登青緞子靴子，抬胳膊遞腿，沒有繡甲地方。將大樸刀拿起，向靴底擦了一擦，叫道：「劉寨主！單打獨鬥我奉陪，要群毆就一擁齊上。」劉士英說道：「焉有群毆之理？」劉士英摘皮條帶，一抖十三節練子槍，嘩啦一聲響，二英雄要比賽輸贏。

列位，說書的一張口，難說兩句話。且說群賊何以都到碧霞山呢？皆因群英會，林士佩被蔣五爺打傷，無臉面回蓮花湖，他與老道七星真人，夠奔杭州，投奔雙鬆嶺碧霞山而來。

林士佩本是南七省有名的人物，劉士英故此收留他，打算勸他別跟勝爺結仇。劉家父子是閔老寨主所請，專為在外面打探官兵的消息，因在江蘇看見官兵齊隊，遂跑回蕭金台，在蕭金台待了半夜，沒有救閔家父子之策。正在此時，就聽山外面一亂，鏢行將差事放在空室內。劉士英對二子說道：「合該閔家父子不死，可有救他們的機會了。」爺兒三個遂打山外地道下去，一直進了空房，將閔家父子救走。三鼠是借光啦，不然劉家父子焉能救三鼠？若不是三鼠，還惹不下大禍呢。三鼠要逃回碧霞山，劉士英不允，三鼠遂由早路也奔雙鬆嶺而來。閔家父子上船，此時父子相見，不覺潸然淚下。只因秦尤一人，將一座萬年事業的蕭金台，一旦冰消瓦解。劉士英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姐夫你就不必傷心啦，凡事都是天數，決非人力所定。咱們就此快走吧。」說罷此話，急忙開船直奔杭州而去。劉士英說道：「外甥外甥女進了山時，千萬別提群英會之事。若是與你二舅一學說此事，他必然找勝英去。沒有事時，他總想著與勝英比賽。」船到了杭州碧霞山，姑娘歸了內寨，大眾寒暄已畢，二老寨主問道：「怎麼外甥穿了孝啦？」德俊答道：「我母得暴病而亡，我們父子不願佔山啦，打算回歸故里。」當日姑娘在內寨，將舅父、父親、表兄等請到後寨說道：「我娘臨死時遺言，我與德俊回歸舅父原籍，耕田種地為生。」劉士英聞聽，非常之喜，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？」你們願意幾時走就幾時走。」

姑娘說道：「就請舅父給我們僱船吧，可僱民船。」劉家父子給將船僱好，閔秀英姐弟二人及婆子家人丫環，登船奔江蘇而去，暫且不提。單說聚義廳上擺上酒席，大伙用飯時，劉士英說道：「鏢行必到杭州，我能將勝英刺死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寨主為何不給大家除害呢？」三鼠也慫慫劉士英。劉士英一句話出口，不好收回，只可照辦。派嘍卒買了一身破衣服，一條明杖。當日出來到杭州，第二日就聽有人傳說，保鏢的跟英雄店打起來啦，非出人命不可。又聽有人說道：「有勝三爺給瞭解此事，已經完啦。」劉士英記在心中，遂奔英雄店，故意與伙計打架。勝爺將他讓到屋時，劉士英就要刺殺勝爺。他一看勝爺這樣謙恭，不忍動手，並且勝爺又管他飯，給他銀子，所以夜間劉士英用竹子枕頭，將勝爺小包袱替下來。列位，勝爺怎麼睡得這樣死呢？皆因為好幾天沒有睡覺啦，勞乏已極。又覺著住盟弟之店還有什麼事呢？這就是劉士英盜勝爺東西一段倒插筆，書表前文。

且說二英雄方要動手，七星真人低言叫道：「劉老寨主，你老人家這一給他刀，就壞了事啦，他人老刀不老。依貧道之見，你

老人家將他引到鷹愁澗，跟他單打獨鬥。老勝英能折不彎，你老人家跟他比賽什麼，他也不能含糊。你老人家跟他水戰，將他引在水裡，不費吹灰之力，要他一死。」劉士英聞聽七星真人之言，點頭稱善，遂對勝爺又說道：「群毆我們人多，您只一個人，那如何行呢？我這旁有道澗，我與老達官水戰，如若帶一名嘍卒，那就算我輸啦。」勝爺一看，劉士英已換好水靠，勝爺心中暗道：「劉士英將我水衣盜去，我若跟他要水靠，他絕不能給我。」老英雄思索至此，長歎一聲。此時劉士英已出了寨子，劉士英在前，勝爺在後，二人直奔山坡西方而去。走至二里之遙，工夫不大，來到澗旁，縱身下水，勝爺金蟬脫殼，也入了水中。勝爺見劉士英水沒過膝，二英一前一後，乘風踏浪，向西南遊去。又有二里之遙，再往南去，水面有一座橫山，四面八方都是水。南北長有一里之遙。來到北山根，由北山根往西去，到了西北角，又往南去，劉士英繞到山凹裡，探出半節身軀點首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，此處水深，你我二人就在這兒水戰。」勝爺此時在東南角，劉士英在東北角，順著山根過去的，東北角上是一個山凹，他一點首叫勝爺，勝爺遂奔東北而來。劉士英在山凹裡早有預備，水底下早下了七八百斤重的大鐵錨，劉士英抓住鐵錨，一個猛子紮在水中。勝爺不知道，直奔東北角而來，不見劉士英，勝爺心中也以為他紮猛子啦，勝爺遂向水深處游去。方到水深處，就覺著水流力大，從來沒遇過這樣水流，被波浪一打，勝爺不能抵抗，被浪將勝爺打入鷹愁澗，勝爺暗道：「不好！」此時已經將勝爺打在極深之處。勝爺向山坡游回二尺遠，又被波浪打回去一丈多遠，如此者四次，勝爺力盡，被水流衝到了灘口。勝爺身下覺著水底有物，踩著很軟，就覺小腹上有一條冰涼的鐵鎖鏈擋住，勝爺撒手插刀，雙手緊緊抓住攔江鎖鏈，死也不放。此時勝三爺長歎一口氣道：「勝英，勝英，你就這樣的下場？想我勝英自幼讀書，孝順父母，並沒有做過傷天害理之事。」勝爺又想起老師艾道爺，叫道：「恩師呀，弟子身逢絕地，再不能與師傅見面了！可惜我剪惡安良，替天行道。」又想起鏢行之人，自言自語說道：「從今後，再不能患難相共了。」勝爺正在萬緒縈懷之際，抬頭往山上觀看，就見這座山足有三十餘丈高，半空中有一泉眼，猶如碾盤大小，黑水往外冒。又見泉上有一塊匾，石頭刻的，上寫：「鷹愁澗。」勝爺看罷，心中說道：「我名勝英，去到鷹愁澗，絕不能再有生望了。」此時勝爺兩手扶住攔江鎖，怎奈水流太猛，竟將勝爺打了一個筋斗，由攔江鎖上過去了。劉士英探頭一看，說道：「勝英老命休矣。可惜這樣的好人，臨死落一個屍骨無存。」在勝爺沒被波浪打過去的時候，劉士英納悶：「勝英怎麼這大的水性呢？十丈八丈的大船，不能存留一會。」劉士英正在納悶的時候，見勝爺一翻身，紮入水底。

劉士英又由原路而歸，轉到西山角，由西山根向北，到西北角，破風踏浪，往東北而去。正踩水往前去，東北角上來了一隻船，船上有四個人站立，還有四個水手，直奔劉士英而來。

相距不遠，劉士英一看，正是四位少寨主。劉士英直奔船頭，剛一扶船頭，大少寨主、二少寨主向船上一拉，將劉士英拉到船上。四位少爺齊聲問道：「天倫與勝英比武如何？」劉士英說道：「並未比武，道爺划策，是叫我將勝英引到鷹愁澗。」大少寨主問道：「引到急流之處沒有？」劉士英說道：「老勝英水性真高，在灘口那兒還扎掙了半天，才衝人大流而去。」大少寨主打了一個唉聲說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，老勝英一生一世替天行道，落個臨死屍骨無存。」說著話將船攏了岸。劉士英對眾人說道：「眼見勝英打人萬丈深處，屍骨無存。」林士佩仰面大笑道：「勝英，勝英，你也有今日之下場！」七星真人念了一聲無量佛：「拔了我肉中之刺，目中之釘，從今後我高枕無憂矣。」太倉三鼠全都大笑，閔家父子喜笑顏開。列位，這就叫好人死了，小人隨了願啦。老道又道：「我要借花獻佛。您的酒菜，我們給您滿酒。」當時大廳前擺下酒席，大眾開懷暢飲，劉士英、閔士瓊、林士佩等，尤其歡樂。劉士英此時向東面桌上一看，有四位悶悶不樂，若有所思，劉士英一看，不是外人，正是四位少寨主。劉士英道：「你弟兄為何愁眉不展呢？一家有事父子商量，國中有事君臣商量，有什麼心事可對我說來。」當時大少爺說道：「君有過臣當諫，父有過子亦不可不言。天倫平日很羨慕勝英，此時害他屍骨無存。現在當著姑父，我說出來可別怪我，姑父不該叫二表弟去北京盜獄，都是姑父之過，若不將秦尤救出來，何至有二人皇宮內院盜燈之事呢？父親救我姑父表兄，理所當然，又誤救了三鼠。勝老者追到這裡，父親將他較量輸了，比什麼都強，何至於將勝老者置於死地呢？再說人家勝老達官捨命交友，是一個仁人君子。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，此事若走漏了風聲，要被勝老者鏢行中劍俠客等知道消息，他們必然來報仇。咱們這小小的碧霞山，乃是莊家山，嘍卒寨主不過五百名。我姑父的蕭金台，比咱們山寨大有二十倍，聘請十四省英雄，尚且瓦解冰消，何況咱這一個小小碧霞山？」劉士英聞聽大少寨主這一席話，不由得一愕，自己說道：「我未加思索，無故害他一死。你有這話何不早說呢？」大少爺道：「我弟兄在前，父親在後，大家秘密商議，孩兒如何知曉呢？」七星真人趙昆福站起身來道：「老寨主，無妨無妨。您打店中引出勝英來，店裡有人知道嗎？」劉士英道：「店中並無一人知道。」老道又道：「店主人與伙計都不知是您將勝英引出來的，在勝英那方面，是神不知鬼不覺，他們也找不到碧霞山這裡。」劉士英聽罷七星真人之言，遂鳴鑼聚眾，對七星真人趙昆福道：「我傳話嘍卒，誰要聲張將勝英引在鷹愁澗之事，必要以山令實行。」老道點頭稱善。劉士英這一集眾鳴鑼不大要緊，倒惹出禍來啦。工夫不大，合山之人俱到，劉士英對大伙說道：「今日集齊，不為別事，只因我在杭州假裝無目先生，夜間我將勝英衣服刀鏢、暗器零碎等物，俱都盜來。老勝英追到咱們山內，我與勝英佯言比武，將他引到鷹愁澗萬丈深淵，百年屍骨不見。大眾對於此事，必要嚴守秘密，自今日起三道山口加班，不可疏忽。」劉士英又叫過一名木匠，說道：「你趕快造六十個腰牌，無論何人出入，必須以腰牌為證。」

此時有碧霞山的一名嘍卒頭目，姓王名興德，全山嘍卒都歸他轄管，已經年到六十。年輕的時候，他在蓬虎山給明清八義充當嘍卒，人是非常的可靠，但是就有一樣，每日必醉幾次。

他在蓬虎山也是一個頭目。一日王興德吃酒帶醉，他在山口外巡山，忽然間見前面來了一個孤行人，扛著一個大褥套，看那樣子褥套很沉重，王興德酒後無德，他可就急忙走上前去，大聲喊道：「行路客官到此留下買路的金銀，饒爾不死。」說著話亮出刀來，那行路之人只得放下褥套就跑。列位，王興德心中明白蓬虎山的山令。他遂打發嘍卒，扛起褥套，由後寨門走到了自己屋中，將褥套向鋪板上放，用手一摸，裡面有銀子，非常的歡喜，買酒買菜。這日正是秦八爺查山，見有少年在樹林中要上吊，秦八爺趕奔近前，將繩解下來，問道：「你因何在此上吊？」那少年答道：「我打此山路過，這山中出來一個人，將我行李劫去，我也回不了家啦。」秦八爺聞聽大怒，遂將少年叫至山口外，令嘍卒看守。此時有嘍卒們暗中告訴這位少年道：「你就是苦苦哀求秦八爺，就能給你找得回來。這位少年果然對秦八爺苦苦哀求。秦八爺本想將他放在山口外，到寨中間問誰劫少年的行李啦。有就更好，若是沒有，不過給上他三十兩二十兩的。哪知道他這一央求，秦八爺動了惻隱之心，說道：「你跟著我進山吧，你只要認識那人，我便將你東西要回來。」少年聞聽，爬在地下就磕了一個頭，說著話一同秦爺進了山寨。秦八爺邀出七位盟兄議事，大爺屠粲、二爺火德真君孔華陽、三爺神鏢將勝英、四爺神刀將李剛、五爺華謙字子阮、六爺登山豹子楊義臣、七爺賈斌久鑽雲太保，弟兄八位，歸了座位。秦八爺說道：「蓬虎山山口外，現在劫人家褥套，旗子上還寫的是替天行道，不如改為強搶強奪。」大爺說道：「劫褥套的這人怎樣長像，你可知曉？」那被劫的少年說道：「此人黃白臉面，長腿，酒味撲鼻。」秦八爺與屠大爺俱都心中明白。秦八爺說道：「派四個有力量的嘍卒，拿著繩子，我去捆他去。」屠大爺說道：「很好很好。」秦八爺與嘍卒來到王興德的屋中，王興德又正喝酒呢，一見秦八爺來了，他站起身形說道：「八爺您喝杯。」秦八爺說道：「我不喝。我問你，板牀上的褥套是誰的？」王興德聞聽此言，也答不上話來。秦八爺忙叫四名嘍卒，將王興德的二臂捆上，又叫嘍卒將褥套扛起，直奔聚義廳而來。工夫不大，來到了聚義廳內，秦八爺道：「三哥最心慈面善，忠實道德，將此褥套交與勝三哥打開觀看。」

勝爺遂問道：「這少年貴姓啊？」那被劫之人答道：「我姓李，我會廚子手藝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的行李中都是什麼？你要實說，說對了，東西仍歸你。」李廚子道：「我褥套中有藍布衣料，有一雙新鞋，有散碎銀兩，整銀子一百五十兩。」勝爺在聚義廳查看，被劫之人所報的物件，一點也不差，整數的銀子尚且原封未動。勝爺道：「將李廚師的行李東西交還，叫他再從新點看，查看缺東西不缺。」少年點查一遍，一物不缺，給大家磕了一個頭，打發嘍卒送出蓬虎山，歡喜而去。秦八爺說道：「將王興德推到後山，人頭獻上來。」勝爺道：「王興德喝多啦，亂了性啦，從此我給他戒酒。」秦八爺豈敢違背勝爺？遂將王興德釋放，王興德

從此戒酒。列位，王興德戒了沒有半個月，故態復作。這日在山口外又來了一個大敞車，上坐著一個年少的婦人，王興德趕奔近前，亮出刀來，喝走把式，對婦人說道：「我並不害你，你要願意活著，跟我到後山，做一個壓寨的夫人，你看如何？」婦人聞聽，可就哭起來了。此時正趕上秦八爺查山，又被秦八爺看見，如此數次，都是勝爺將他放了的。

最後他又做出不法之事，秦八爺非殺他不可，並且說道：「誰要給他求情，我將蓬虎山一把火燒了！」勝爺一看，秦八爺正在勝怒之下，也不好意思求情。勝爺將秦八爺用酒灌醉，勝爺親自到了後山，將看著王興德的嘍卒俱都支出去，勝爺親自給王興德解開綁繩，叫道：「王興德，你趕緊逃命吧！一會兒秦八爺醒了酒，你就走不了啦。」勝爺又給了幾十兩銀子。他從蓬虎山出來，在外面遊手好閒，不到半月之久，將錢花盡，遂投奔了碧霞山，充當嘍卒總頭目。

劉士英這一告訴大家不許聲張，眾嘍卒之中驚動了王興德，當時幾乎昏倒於地。散隊之後，來到自己屋中哭哭啼啼，心中暗想：「勝老恩公待我三次活命之恩，我年輕好杯中物，累次惹下殺身之禍，蒙勝老明公三次活命之恩。今日勝老明公死在鷹愁澗萬丈深淵，我若不與老恩公報仇雪恨，何以為人？」思索至此，徒步出來，夠奔山口，來到山口，把門的嘍卒問道：「王頭幹什麼去？」王興德道：「因老寨主有機密大事，派我星夜前去辦事。」嘍卒說道：「你有腰牌嗎？」王興德答道：「來得慌忙，忘了領牌啦。」嘍卒說道：「沒有腰牌過不去，連老寨主沒有腰牌也不許過去。」這個嘍卒方才說出不叫王興德出山，旁邊那一名嘍卒過去就給這個嘍卒一個嘴巴子道：「你剛來三天半，就忘了挨餓啦？若不是咱頭給你補名字，你早就要了飯啦。」這個嘍卒說道：「叫頭兒出去就完啦，何必打俺嘴巴子呢？頭目你過去吧。」二道山口，也是如此，來到三道山口外，一望無邊，俱是松柏樹，老頭子十幾年不出山，驟然間出山，連東南西北都辨不過方向，在樹林內繞了半宵，也沒繞出碧霞山去。老頭子心中暗想：「我若是夜間出不去碧霞山，等至轉天清晨點名時，頭一名就是我，一點我沒在，必然派人追我，我現在身體也不健壯啦，絕跑不出去。再說老寨主要問我，我以何言對答？就是老寨主念我在此山中十餘載辛勞，還可以饒恕於我，惟獨小兒林士佩與太倉三鼠、閔家父子決不饒我，我必難逃性命哪。」思索至此，頓足說道：「我何必惜此殘年？今年我已經活六十有餘啦，我還能活六十多歲嗎？威鎮南七北六十三省的勝三爺，都死在鷹愁澗。知恩不報非君子，若非勝老恩公，我早死了，實在出不去碧霞山，我便一死以酬勝三爺三次救命之恩。」又繞了有一個時辰，仍然不能出山，遂由腰間解帶子，找了一個歪脖樹，將套拴好，掛在樹枝之上，口中說道：「勝老恩公，且慢走一步，魂如有靈，將我王興德帶著一走，我在陰曹地府，伺候老恩公幾年，也報答報答你老人家三次救命之恩。」語畢，爬在地下磕了三個頭：「勝老恩公，你生而有靈，死而有神，一世聰明睿智，必能有顯應也。」

說著話眼流痛淚，伸手摸繩就要上吊，哪知道摸了半天，也沒有摸著繩子。王興德說道：「真是有鬼，還沒有上吊呢就來啦。」

這是攪我頭啦，我不上吊啦，生有處，死有地，我一頭撞死樹上，鬧鬼你也拔不起樹來。」向後倒退了有一丈多遠，忠心耿耿的王興德，用衣襟將頭一蒙，奔樹上撞去，就碰著毛毛哄哄，軟如棉花一般，就聽有人說道：「噯呀，王八羔子，你將我撞醒啦！我好容易睡著，你給我一羊頭，這是為何？並且你背地裡咒罵勝三爺，是何緣故？」王興德說道：「你是人還是鬼呢？」

「呸！臭豆腐王八羔子！我為什麼是鬼呢？你睜開眼看看。」王興德說道：「您為什麼三更半夜在樹林之內？我上吊與你什麼相干？你將我帶子給弄下來幹什麼？」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唔呀，我搭救了你，難道說還救出不是來了？臭豆腐，真不說理。」

你倒是為什麼要行短見？你要告訴我，我能替你出氣。你在背地裡叨念勝三爺，所為何事？你要說實話，咱們萬事皆休；你要有半句虛言，我就打你這個忘八羔子！」王興德說道：「我跟你老人家說實話也行，請問你老人家貴姓高名？來此何干？你老人家也得告訴我實話。你老人家要是不說實話，你就是將我打死，我也不能告訴你老人家真情實話。」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我姓歐陽，我叫歐陽天佐，外號人稱賊魔。你方才咒罵的那個勝英，他乃是我的勝三哥。你說勝老恩公慢慢走，等你一步，所為何事？」王興德聞聽，說道：「啊，原來是大義士！小老兒上了幾歲年紀，眼目昏花，耳音有點不中用了。小老兒姓王名興德，少年時曾在蓬虎山充當嘍卒頭目，伺候明清八義。皆因為我年輕之時，好貪杯中之物，酒後無德，累次犯山規，秦八爺要將我斬首，多蒙勝老恩公暗地裡周濟盤費，將我放走，我遂投在這碧霞山又充當嘍卒。我立改前非，終身戒酒，做事小心慇懃。此山的寨主姓劉名叫士英，外號人稱閉眼神佛，他見我做事老成，叫我充當嘍卒總頭目。這座山本是莊家山，並不搶奪，我帶領嘍卒耕田種地，老寨主很器重我，我在此山已有二十多年。昨日劉士英鳴鑼聚眾，將大家招集在一處，傳山令，原來是蕭金台被勝爺掃平，擒住盜燈的賊人及閔家父子，放在空屋之內，五股差事被劉寨主所救，逃到我們這座碧霞山。」

勝三爺追賊，住在杭州錢塘關外英雄店，劉士英假扮無目先生，夜間將勝三爺刀鏢甩頭衣物俱都盜到手中，臨出店時將勝爺故意驚醒，勝老恩公在後面追下來了，劉士英將勝爺引到碧霞山。

先說擺陣，叫勝三爺破陣，將嘍卒齊集，並不擺陣。又要與勝三爺比武，勝三爺赤手空拳，他將兵刃架子搬出來，叫勝三爺自己挑擇傢伙，勝三爺挑出一把大樸刀。劉士英方要與勝爺交手，老道七星真人攔阻，暗暗告訴劉士英，勝爺武藝超群，人老刀不老，這一給他傢伙，豈不是自找虧吃？劉士英聞聽老道之言，自知失計，遂問計於老道，老道划策，此山北面一道山澗，名叫鷹愁澗，萬丈不見底，老道令劉士英將勝三爺引到鷹愁澗，要害勝爺屍骨無存，給綠林道除去大害。」王興德語至此，嗚咽涕泣，遂說道：「可惜我那仁慈祥善的恩公，誤墜奸計，他老人家身歸幽冥去了。」歐陽大義士問道：「此話當真？」